

对第四届中国西藏发展论坛的一些观察

陈波

内容摘要：本文报道2014年8月在拉萨召开的第四届西藏发展论坛的情况，概略地记述论坛的进程，并基于参与论坛的体会，对其重要性提出若干观察，包括中外与会者看待西藏发展的不同视角、不同主权观和人权观的对话、相关议题具备世界性视野与贡献、对藏语文的重视和论坛对藏学和汉学研究的意义等。

受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的派遣，2014年8月11日至16日，笔者前往拉萨参加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举办的第四届中国西藏发展论坛。

中国西藏发展论坛的前三届都在国外举行¹，这是首次在国内召开。本次论坛原定主题为“西藏发展的机遇与选择”，下设三个分议题，包括“西藏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西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和“西藏的生态与环境保护”三个分议题；实际的讨论分为两个组和大会发言进行。8月12日，论坛开幕，来自中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印度、尼泊尔、泰国、蒙古、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日本、奥地利、爱尔兰、英国、法国、捷克、希腊、冰岛、俄罗斯、波兰、斯洛文尼亚、意大利、罗马利亚、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

1 首届“中国西藏发展论坛”于2007年11月29日至30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办；第二届于2009年10月22日至23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召开；第三届于2011年11月10日至11日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

墨西哥、秘鲁、智利、美国、加拿大、哥斯达黎加、新西兰、澳大利亚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政要、专家、记者出席；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孟德利主持，西藏自治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董云虎宣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俞正声的贺信；随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洛桑江村（**ལྷོ་བཟང་རྒྱལ་མཚན།**）、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崔玉英、印度教徒报业集团主席拉穆（N. Ram）、英国议会上院议员、工党影阁法律和商务国务大臣戴维斯勋爵（Lord Neil Forbes Davidson）先后以大会发言方式致辞。洛桑江村主席出生于察雅，他在致辞中以宏观视角谈到西藏的环境、人口、社会发展等，他认为西藏自治区各民族之间是和谐、互利的民族关系，在国家的宗教政策下，各宗教和谐共处，人民享有宗教自由；西藏的教育事业获得长足进步。出生于林芝地区鲁朗镇并在西藏成长起来的崔玉英女士对西藏各项事业有切身体会；她在长篇致辞中，注意到不同的人看待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持有不同的看法，她建议从历史的视角、国家的视角、人民的视角和世界的视角来看待。她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一员。西藏的前途和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脱离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脉络来理解西藏的昨天，脱离当代中国发展变化的大背景来讨论西藏的今天，无异于盲人摸象。”印度的拉穆先生曾四次入藏，三次参加论坛；他注意到中国中央政府为西藏自治区三百万人的福祉，在关键性的财政、政策等方面给予全面的支持，西藏在过去六十多年间发生重大变迁，形成包容性的社会制度；他比较达赖喇嘛描绘的西藏的未来图景和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政府所主导的西藏的未来图景，看到双方围绕主权、边界、自治和社会体系等四方面而进行博弈，认为后者更符合现实，更为光明。他并反思印度过去对西藏的报道，过分注重所谓的噶厦流亡政府，而忽视来自西藏自治区本身的信息。

与他们不同，英国议员戴维斯从中英关系的角度来审视西藏；他说英国政府历来确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等影响日增，英国愈需要加强同中国的合作。他为中国政府在建设西藏中取得的出色成就感到欣慰。

开幕式第二场由爱尔兰议会外交贸易联合委员会主席帕特·布林（Pat Breen）主持。与戴维斯的视角类似，他也在中国－爱尔兰关系框架中看待西藏的地位；他谈到跟习近平主席的交往以及这一交往对中－爱关系大局的影响和意义。与所有的主持人不同，他对该场六名与会者的发言皆一一加以简短评论；其中拉萨市委书记齐扎拉（**ཚེ་དགལ་ལྷ།**）对拉萨市社会经济总体发展的情况加以介绍，提到拉萨是全国幸福感最强的城市；斯里兰卡斯中社会文化合作协会秘书长库拉斯里（Kulasiri Kariyawasam Kommbala Withana Arachchige）也在斯中关系大局下看待西藏及其发展，他从历史和现实分析西藏之成为

中国的一部分对现代政治经济体系的意义。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巡视员王新怀从西藏与外界的联系视角，对西藏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战略思考；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市前市长鲍伯·帕克爵士（Robert John Parker）自认是政治家而非学者，从新中关系的框架下看待西藏的发展，并以新西兰政府对该国少数民族毛利人的治理经验，与中国西藏的自治相参照；他特别展示对毛利人文化的热爱，现场教与会者以毛利语与他应答，令人感到生趣盎然。尼日利亚《人民报》编委会委员、外事部主任查尔斯·奥努奈珠（Charles Okechukwu Onunaju）则在非洲－中国关系、非洲族裔－国族（ethnic nationality）发展和民族关系的视角，借鉴中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西藏的自治政治体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经验。最后，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报》副总裁路易斯·阿尔贝托·穆尼奥斯·马德里（Luis Alberto Munoz Madriz）则从全球化视野、人类生存可能遭受毁灭的视角看待西藏研究的意义和西藏发展；他认为中国西藏的发展展示更好的生活、基础设施的改进、不同族群共存等；他进一步从正义的发展这个概念出发，就西藏发展对人民生活、尊严、正义和爱等所作的诠释、西藏自元代起成为中国之一部分的历史等议题作出解释。

开幕式第三场由香港教育学院院长张仁良主持，开始严格限定讲演时间；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厅长尼玛次仁（**ཉི་མ་ཚོ་རིང་།**）介绍政府在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上所作的工作和成就；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李夏德（Richard Trapp）谈西藏对文化多样性的贡献；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次仁平措（**ཚོ་རིང་ལུག་ཚོགས།**）研究员介绍桑珠所说唱的《格萨尔》史诗的贡献；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传理学院院长黄煜从教育的角度谈西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而尼泊尔战略研究所柯伊拉腊（Bhaskar Koirala）倡导对中尼边界的藏文化区域进行研究，以突出历史上双边的丰富关系。

开幕式当日下午为小组讨论，其中第一组主题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由云南民大副校长绒巴扎西（王德强）、瑞士洛桑大学研究员奥托·考波先后主持；原定42人，除去在大会发言的人，实际发言者28人；第二组主题为文化与旅游，由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李夏德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张云先后主持；原定42人，除去在大会发言的人和缺席者，实际发言者34人。原定分组讨论时间为三小时（15:30—18:30），中间以15分钟的茶歇时间隔开；由于与会人数较多，主持者不得限制讨论时间，如第二组在李夏德主持时，从一开始就设定无论发言者是否为行政领导，严格限定每人发言时间为五分钟，遂成定规；由于有的发言人占用时间过长，不得不推延结束时间，如第一组人数虽不及第二组多，但发言延至18:40左右方结束。与之相比，大会发言环节的主持人难以限制行政领导人的讲话时间，以致一开始就拖延较长。实际上，主持人有意为行政领导人讲话延长时间；许多国外媒体记者关注他们提供的事实，许多是他

们闻所未闻的，有助于他们澄清西方关于西藏的不少误解。

论坛第二日上午由肯尼亚外交学院院长西蒙·纳布夸西 (Simon Wanyonyi Nabukwesi) 主持, 继续进行大会发言; 发言者包括日本自民党众议院议员近藤昭一 (Kondo Shoichi)、西藏自治区环保厅厅长江白 (འཇམ་དཔལ་ལ)、奥地利国民议会宪法委员会主席彼得·维特曼 (Peter Wittmann)、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洛桑·灵智多杰 (ལྷོ་འཕེང་ལུང་གྲུབ་རྗེ་ཞེ)、秘鲁国会秘中友好小组主席玛利亚·科尔德罗 (Maria del Pilar Cordero Jon Tay)、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苏发祥 (སུ་ཟླ་ཤར)、墨西哥《宏观经济》杂志采访部主任 J. N. 卢西奥 (Jorge Navarro Lucio)、美国加州格伦代尔市议员、前市长劳拉·弗里德曼 (Laura Syril Friedman) 等; 大会随后安排奥托·考波和张云对前一天的小组讨论进行总结发言。此后由洛桑·灵智多杰宣读“拉萨共识”; 崔玉英女士致闭幕词后, 论坛闭幕。

论坛组织者安排与会者参观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和西藏自治区博物馆, 并前往慈觉林观看大型实景剧《文成公主》; 14 日午后前往林芝地区鲁朗镇等地参观考察; 16 日结束。

这次论坛有若干特点值得关注。第一, 信息提供与观点分析不对等。中国领导人的发言多在发展、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框架下, 以提供信息为主; 而来自外国的发言人也是观点鲜明, 但其所涉及的信息与前者不对等。意讯社记者艾兰 (Alessandra Spalletta) 女士在论坛中拼命地记录。她说: 有许多信息是西方不知道的, 听了以后才发现有许多是误解。实际的参观考察也有助于他们更深入地了解真实的西藏。

第二, 来自外国的与会者都是从中国研究路径切入, 跟国际藏学会上西方与会者大多首先是从西藏切入甚至无视中国的路径不同; 论坛中不少人来自跟中国有关系的机构, 或者双边友好协会、涉华媒体等; 能讲流利中文的与会者不在少数, 比如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李夏德; 来自尼泊尔的柯伊拉腊在发言开始先用中文对论坛的组织者和承办者表示感谢; 来自日本的近藤昭一更是在大会发言中, 通篇以中文进行。许多人多次来中国, 但有的到西藏还是第一次, 比如帕特·布林。

第三, 来自外国的发言人在分析西藏时, 绝大多数都是从自己国家甚至自己所在大洲的立场出发。比如戴维斯在发言时就从中英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西藏的地位; 他说: 这是我的一次访问西藏, 能看到中国的这块美丽的地方令人愉快; 英国政府自来确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英国是在中英关系的基础上来看待西藏地位的; 中国是英国的重要贸易伙伴, 并且中国的影响在增加; 在伦敦, 人们早上起来接触到的第一样东西很可能是中国制造的; 人们用的汽车、电话、笔记本电脑等, 都可能是部分或全部中资或者中国

公司制造。在全球化过程中，中英关系更为重要；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成就令人瞩目；他希望在他的第一次西藏之旅后，将相关的信息带给国内的同事们，以促进相互理解和中英关系。近藤昭一在讲演开始时，首先向云南地震灾区人们祈福，为死难者祈祷；这让他想起2011年时日本的地震。他认为在中日关系严峻之际，可以通过环境保护议题有所突破。他在介绍西藏的地理生态在中国整个的地理生态中的地位后，希望西藏在生态方面能借鉴日本在环境方面失败的教训。最后他谈到日本的国鸟朱鹮。2003年日本本土的最后一只朱鹮死亡；中国先后向日本提供八只朱鹮，经过人工繁殖，现在数量已经增加到近两百只。他说：“日本朱鹮全部是中国朱鹮的后代。”他表示将努力推动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柯伊拉腊以尼泊尔学者的视角，提出中—印—尼三角区域关系；来自尼日利亚的奥努奈珠更是将中国西藏的经验跟非洲的多民族处境进行比较。

第四，在这样的国际化论坛中，西藏议题进入到更为广泛的全球比较视野之中，与各地文化、实践进行对照，具备宽广的世界性视野。反之，中国西藏的经验也为各国、各文化提供参照，与会者强调这一经验对世界的意义。来自美国加州的劳拉在发言中说，西藏已经利用最新的科技，也可以借鉴西方环境保护中的教训。她重点介绍缺水的加州最近十年人口急剧增加的情况给水资源管理带来新的压力，相关的政策需要调整，并制定新的措施，设定预计要达到的近期目标，尤其是修建水库、水循环使用、洪水的存储利用等；她从星球生存（planet survive）的角度，期望与会者能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她同时也希望西藏的环保经验能给西方上一课。来自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的史蒂芬妮·特西欧（Stéphanie Jeanne Irene Tesio）研究员在小组发言时，展示加拿大原住民所生活地区的植物，说明虚拟博物馆和非物质文化研究的进展。她谈到，在论坛上谈这些跟西藏毫无关系的研究的目的，是希望能为西藏的发展提供借鉴。

论坛结束时发表的《拉萨共识》提到：“中外嘉宾一致认为，西藏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均衡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不仅有利于西藏的长远发展，而且对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来自中国台湾辅英科技大学的苏嘉宏博士在接受西藏卫视采访时说，西藏的开放和西藏的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地客人前来这里学习、朝圣和旅游，同时西藏也需要更多地走向外面，与外界接触、交流。

第五，论坛兼具政治、政策、对外宣传和学术等意义。就“主权”和“人权”等概念而言，中国和欧美等西方国家因社会发展的路径不同，在社会某些方面的发展程度不同，所作的理解和具体实践也不一样。中国政府侧重从多民族统一国家、民生（包括物质进步和医疗保障等）、人民总体幸福等角度来理解，而西方则多侧重单一民族—国家

范式和个体的自由等立场来看待。这两种侧重后面，是强调总体性的认识论 / 世界观和强调个体性的认识论 / 世界观之间的差异；但双方观点中都蕴含着对方观点的影子。这是所谓“西藏问题”的根源所在，尽管这个议题还有其他的背景。对“主权”和“人权”的中国理解和中国式道路在洛桑江村、崔玉英、齐扎拉、王新华、尼玛次仁、次仁平措、江白等的大会发言中得到集中阐述和体现。来自国外的代表尤其是欧美代表则表达自己对相关议题的理解。论坛对表达中国观点和推动不同观点的对话有益。

第六，论坛的组织难度大。由于是第一次在国内举办，这次论坛还有许多组织细节值得总结和进一步改进，比如在对论坛议程的安排特别是对发言时间的控制、外出参观考察的行程上、中外代表的交流上等。

第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论坛进一步突出藏语文的重要性。在罗马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发展论坛期间，组织者曾对西藏自治区的藏文教育办过配图展览，其中涉及“藏语文教育从儿童抓起”、西藏自治区的藏语文电化教学等。在论坛的名称上，在奥地利举办的首届论坛使用三语文（自上而下，下同）：中文、德文和英文；第二届论坛使用双语文：意大利文和中文；在希腊举办的第三届论坛使用中文、希腊文和英文。本次论坛首次在论坛名称上使用藏文，依次为中文、藏文和英文。此外，出生于西藏察雅的洛桑江村主席在发言中特别用藏文引用一句谚语，以表达增进和与会代表的相互理解之意；他并祝与会代表“扎西德勒”（吉祥如意）。

最后，李夏德的例子让人们看到藏学研究进入西方汉学家的视野。1973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设立汉学系，李夏德得到奖学金，前往北京二语（北二外）学习。1974年9月入学后，那个时候讲究开门办学，他被下放到第二机械厂劳动，跟工人们学了一口流利的北京话。197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留系工作将近四十年。他现在每个月都要到中国一趟，主要是由于他跟各种涉华事务有关，其中孔子学院院长年会每年在中国召开。他还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荣誉教授。他讲的是西藏的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和贡献。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研究范式的变动。当谈到西方对西藏和中国的想象时，他说：我们以前是庞大的奥匈帝国，后来帝国垮了，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奥地利；中国以前也是帝国，包括西藏、新疆、蒙古等；西方有些人总是担心中国太大，尤其担心中国会更大。他的分析让人们看到西方的另一个政治视角。不过，中国历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没有主动扩张和为扩张而发动战争的先例。

藏学研究范式变动还有类似的路径。柯伊拉腊在大会发言中倡导从研究中尼边界地带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藏语系文化以及历史上这一地带多文明接触的遗产的角度，增进对中尼之间漫长的友谊史的理解。除了珠峰南坡索卢贡布地区的夏尔巴人和多波地区

寺庙中保存的十一世纪的古藏文和古尼泊尔文手稿，他特别谈到加德满都附近的藏文化遗存，尤其是如斯旺布（Swayambhunth）竹巴噶举的寺院；一位来自四川康区宁玛派的喇嘛曾在十八世纪时在加德满都指导佛塔的维修。他认为中尼双方都继承着藏文明遗产。在文明交往中，对同一地方，不同文明有另类的理解。如柯伊拉腊谈到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希夏邦马峰（ཞི་ཤ་སྤང་མ），在藏文和尼文中的意义不同：尼文称该峰为“戈桑昆达”（Gosainkunda），意即神圣的山，藏文山名的意思则是不幸死亡动物的肉（meat）。据他说，印度教徒多前往希夏邦马地区朝圣；现任印度总理莫迪在年青未成名时就曾经前往。柯伊拉腊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

◆ 陈波 男，博士，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